

文豪名作坊

最后的约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爱情佳作

Последнее
свидание

〔俄〕伊·阿·蒲宁 著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杨鎔光 韩馥如 译



文
豪
名
作
坊



Последнее
свидание

最后的约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爱情佳作

〔俄〕伊·阿·蒲宁 著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杨鎔光 韩馥如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约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爱情佳作/ (俄罗斯) 蒲宁著; 杨镕光, 韩馥如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1

(文豪名作坊)

ISBN 7 - 5063 - 3034 - 2

I. 最… II. ①蒲…②杨…③韩…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俄罗斯 - 现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俄罗斯 -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010 号

最后的约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爱情佳作

作者: (俄) 伊·阿·蒲宁

译者: 杨镕光 韩馥如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43 千

印张: 9.5

插页: 4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034 - 2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 (1870–1953)，俄国著名诗人、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两次普希金文学奖得主，193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者。主要作品有：《米佳的爱情》《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和《幽暗的林间小路》等。



译者简介

杨镕光(原名杨镕), 男, 1976年生于山西省原平市, 2000年毕业于洛阳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现供职于解放军某部; 韩馥如(原名韩苗苗), 女, 1977年生于黑龙江省勃利县, 2000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 入伍后与杨镕光同在一个单位, 2002年两人结为伉俪, 公余共同翻译了俄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蒲宁爱情中短篇小说集《最后的约会》。

译者序

俄罗斯文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文学之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曾经备受中国读者的青睐。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家列夫·托尔斯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这些名字，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是十分熟悉的。19世纪、20世纪之交，俄罗斯还出现过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光辉名字叫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虽然，他的综合文学成就曾在1933年12月9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者），但由于政治原因——因其对十月革命不大理解，当时官方不会对他多作宣传，因而中国读者对他自然也就知之甚少。

近年来，蒲宁的文学成就在俄罗斯国内得到充分肯定，中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蒲宁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蒲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等，蒲宁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已经不再陌生。据悉，有出版社正在策划组织蒲宁文集的翻译出版工作，但因工程浩大，一时难于面世。此次，我们依据2001年俄罗斯涅瓦河出版社出版的俄

文版蒲宁中短篇小说选，选译了蒲宁有关爱情题材的三十个中短篇小说，定名为《最后的约会》出版，以飨读者。我们相信，这些出自大家之手的情文并茂的精粹之作，定会赢得读者的欢迎。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1953)，出生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在故乡耶列茨卡县农村庄园度过。由于家境中落，中学没有毕业被迫辍学，自谋职业，生活十分坎坷。他酷爱文学，从小就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经典名著。他崇拜的偶像是普希金，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颇受普希金的影响。他的诗写得简洁流畅，十分迷人。他的散文自然高雅，悦耳动听，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步入文坛后，他很早就结识了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捷列肖夫等大作家。正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他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青年蒲宁的另一个爱好是旅游，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广泛的游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

蒲宁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他的作品除大量诗歌外，还有散文化小说《两个香客》《在庄园里》《金窖》和《安东诺夫卡的苹果》等。这些作品写蒲宁自己熟悉的农村题材，描绘俄罗斯美好的自然风光，抒发自己独特的感受，并提出了不少迫切的农村问题。随着社会变革的发展，他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写出一系列重要作品，如《乡村》《蟋蟀》《干谷地》《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和《兄弟们》等，对处于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农村面貌作了真实而深刻的描写，表现出作家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关怀和理性的思考，并对贫苦农民寄予了莫大的同情。《乡村》问世后，高尔基和著名评论家沃罗夫斯基对这部作品都有很高的评价，依据这个作品，沃罗夫斯基断定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1909年，作家蒲宁被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这标志着他的努力和贡献得到了认可。十月革命后，1920年开始蒲宁侨居法国巴黎，在国外继续进行写作，主要作品有《米佳的爱情》《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和《幽暗的林间小路》等。由于他“以自己

高超的写作技艺发展了俄罗斯经典散文，并在散文创作中以自己伟大的艺术天赋重塑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因而赢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祖国争了光。

爱情，像上天赋予人类的一个伟大的秘密一样，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因此，爱与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蒲宁在他的作品中，就非常成功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爱情，揭示了爱情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没有付出就不能享有爱情的朴素真理。本书选译的三十个中短篇小说，大都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侨居巴黎期间创作的爱情小说。对如今的青年读者来说，可能认为这是遥远的故事了，但凡是好的文学作品，均能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深入开掘生活，是可以超越时间、地域、民族的局限，为人类所共同理解和欣赏的，是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的。例如，《韦尔卡》借用人变为海鸥的远古的传说，描写勤劳勇敢的渔家少女韦尔卡，渴望爱情，执著地追求爱情，为搭救心爱的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这篇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说，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崇高的爱情，堪称本书的“爱情序曲”。再如《爱情法则》，描写小地主赫沃西斯科深爱家里雇佣的一个女工露茜卡，露茜卡猝然死亡后他悲痛欲绝，竟在她曾经住过的屋里幽居二十多年。作者深谙短篇小说创作的技巧，没有去正面写主人公漫长的幽居生活，而是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借用曾对露茜卡有过爱意的伊威列夫顺路瞻仰露茜卡故居，并出高价买了《爱情法则》一书，揭示了深刻的主题。这是一篇人间爱情的绝唱，代表了本书的主旋律。《呼气如兰》描写美艳的女中学生奥丽卡不慎被父亲的朋友诱奸后，因不愿嫁给他被其枪杀的惨痛悲剧。作品篇幅短小，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一段浪漫的往事》用第一人称的笔法，叙述了“我”与不幸的伯爵夫人的一段艳遇，当“我”欲给她复信时，竟传来了她的死讯。该作文笔清秀，感情浓烈，洋溢着散文之美。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更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小说。它用细腻的笔法描写大学生米佳与卡佳的爱情悲剧，读来令

人回肠荡气。其他篇目各有特色，均值得一读，但这里就恕不一一提及了。

我们最初选译的蒲宁的三个优秀短篇小说——《韦尔卡》《爱情法则》及《呼气如兰》，曾在一些文学刊物先期发表。发表时，刊物编辑部特约作家杨茂林先生分别撰写了赏析文章，颇受读者欢迎。本书将杨茂林先生的三篇赏析文章附录于正文之后，也许不是多余的。

为了确保这部品位较高的名家著作，不因译者的才疏学浅而降低其文学水准，我们聘请杨茂林先生仔细校订了全书。在此，谨向杨老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鎔光 韩馥如

2004年6月1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译者序.....	(1)
爱情法则.....	(1)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	(11)
最后的约会.....	(25)
一段浪漫的往事.....	(33)
韦尔卡.....	(45)
呼气如兰.....	(56)
安提戈涅.....	(63)
在巴黎.....	(72)
娜塔利.....	(83)
佐伊卡和瓦列里娅.....	(114)
秋.....	(127)
塔尼娅.....	(133)

马德里特.....	(152)
水上酒馆.....	(160)
根里赫.....	(167)
复 仇.....	(181)
乌 鸦.....	(191)
萨拉托夫号轮船.....	(197)
冷 秋.....	(203)
教 母.....	(208)
起 点.....	(212)
秋 千.....	(215)
一百卢比.....	(218)
狼.....	(220)
喀马林人.....	(223)
祖母绿.....	(225)
米佳的爱情.....	(227)

附录：赏析文章三篇

小说的情调构思和氛围营造

——《韦尔卡》赏析.....	(286)
----------------	-------

截取横断面透视生活

——《爱情法则》赏析.....	(289)
-----------------	-------

小说是语言艺术

——《呼气如兰》赏析.....	(291)
-----------------	-------

爱情法则

6月初的这天，伊威列夫在他小舅子家的庄园里待得有点腻了，于是便雇了三匹马乘了小舅子送给他的那辆歪篷车出来游玩。

一路上风尘仆仆，尘土飞扬，可他雇的那几匹小马倒显得训练有素，颇为神骏。这三匹马是从村里一个富庶人家里雇佣过来的，他家的儿子出来赶马。小伙子十八岁，不爱说话，但显得十分精明。他始终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又像是谁惹着他似的，一言不发，即使你跟他开个玩笑，他也一声不吭。伊威列夫既然知道，跟这个小伙子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便自顾自地开始欣赏沿途的风景了。他不慌不忙而又漫无目的地到处乱瞅，和着马蹄和铃铛舒缓有致的节奏声倒也觉得十分的惬意。

刚上路的时候走得倒很舒服：天气微阴，凉爽中又不失温和，道路平坦，大道边的田野里开满了鲜花；行路之际时不时会有一两只云雀尖叫一声蹿上天空；茫茫稻田，滚滚麦浪，一眼望不到边际，好一副开阔的景象。从田野里吹来一阵阵香甜的气息，携着花粉灰尘，在马车的搅扰之下扬起彩色的尘雾，回首来路似乎在云里

雾里。赶车的小伙子戴着一顶崭新的便帽，穿着一件笨重的柳斯特林上衣，端坐在车头。由于讲究的衣着和赶车时的专注使得他表情十分庄重。马儿打个喷嚏便发足劲儿跑了起来，辕马的后蹄飞腾了起来，不时地闪现出白花花的铁马掌来。这时左边套的拴马轴蹭在了车轮上，嘎吱嘎吱的响个不停。

行了一程，前面出现了一个绿树环绕的村庄。赶车的小伙子没有回头便问了一句：“去伯爵家待一会儿吧？”

“去他家干吗？”伊威列夫问道。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用马鞭打死了一只落在马背上的牛虻，不大高兴地答道：“去喝茶……”

“你不是想喝茶，只是怕把马儿累着。”伊威列夫直言不讳地说。

“马不怕累着，就怕饿着。”小伙子一副教训人的口吻。

伊威列夫四下望了望：天气变得闷热起来，惨灰色的云越聚越密，随后开始噼噼啪啪的下起了小雨。这些天傍晚总免不了下点小雨。在村口耕地的老头说，伯爵家里只有小姐一个人了，但他俩既然来了，也便顺路去看一看。车赶到了泥泞的院子里，靠着一个石槽停了下来，地上到处是马蹄杂沓的痕迹。马儿站在雨里静静地休息着，这使小伙子感到很满意。他瞧瞧自己的鞋，把外衣搭在肩上开始用马鞭调整辕马身上的皮马套。伊威列夫坐在昏暗的客厅里一边同伯爵小姐说着话，一边等待着茶点。一个女仆把一堆烧得正旺的劈柴放入茶炊的火膛里，然后又浇了点煤油，把茶炊放在敞开的窗户旁。不一会儿，从茶炊里便冒出了缕缕青烟。伯爵小姐穿着一件宽松的低胸无袖长衣，裸露着一片扑了粉的香胸和整个滚圆的胳膊。她吸着香烟，不时地笑一笑，用手梳拢一下自己的头发，身子坐得端挺有致，总爱把话题引到男女感情上来，还经常谈到她家的邻居赫沃西斯科的故事。伊威列夫从小就认识这个赫沃西斯科，他喜欢家里的一个叫露茜卡的女仆，但一直都受到了阻挠。这个女仆

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啊，这个露茜卡可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伊威列夫高声谈论着，为自己的夸赞感到有点脸红，“这个怪人为什么会如此迷恋她呢？一辈子都沉湎于对她的怀念和想象中。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这个露茜卡，十分地迷恋。鬼才知道呢，她呀，听人说，其实本身也并非有多好。”“是吗？”伯爵小姐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赫沃西斯科是今年冬天死的。赫沃西斯科的老友比萨列夫是惟一能够经常见到他的人，他说赫沃西斯科在后来的日子对露茜卡的一往情深没有受到任何的反对和阻碍。这一点我自己也十分相信，只不过他们俩没能成为一对人间眷侣……”伊威列夫临走之前，伯爵家里的老仆用一个古旧的银盘十分小心地端出一杯灰色的浓茶，还有一小竹篮的沾了苍蝇屎的点心。

当他们继续前行的时候雨才真正下大了。伊威列夫只得支起顶篷，关好僵硬翘棱的篷罩，蜷缩在车篷里。马儿突突地喘息着，顺着它们黝黑光滑的大腿上滑动着串串水珠。为了缩短路程，小伙子从一片麦地旁穿过，地埂边的杂草刮在车轮上刷刷直响。黑麦蒸腾起来的热气和老车篷的腐旧味混杂在一起充斥了整个车篷……“现在赫沃西斯科死了，”伊威列夫蜷在车篷里径自捉摸着，“应该顺路去看一看，瞻仰一下这个神秘的露茜卡的故居……这个赫沃西斯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有神经病还是感情太专注太痴情了？”听赫沃西斯科的一些同龄的人讲，赫沃西斯科曾是县里有名的聪明人，后来突然就爱上露茜卡，而这个露茜卡后来便死了——从此一切都完蛋了：赫沃西斯科把自己关在心爱人露茜卡的房子里，一住便是二十年，连床上的垫子都磨穿了。这二十年他哪儿都没去，甚至在他的庄园里也很少能看到他。他还把一些自然现象的发生也同露茜卡联系在一起：如果打雷了，他就说这是露茜卡发脾气了；如果爆发战争了，他就说这是露茜卡作的决定；如果庄稼收成不好，他就说是种地的人让露茜卡不高兴了。

“你把马车赶到赫沃西斯科家，能找着吗？”伊威列夫冒着雨

探头出来高声询问赶车的小伙子。

“到赫沃西斯科家，是吧？就在比萨列夫家前面。”小伙子透过雨声回应道，这时他的便帽已经耷拉了，水线顺着帽边淌了下来。

这条路伊威列夫从来没有走过，路越走越难走，越走越荒凉。到后来，那条地埂没有了，马车便顺着山脚下一个低斜的凹地走了下去。这块凹地里是一片没有刈割过的草地，在乌云的笼罩之下显得十分的阴郁。小路时隐时现，一会儿从凹地的这边转到那边，一会儿又从那边转到这边。一路上长满了骆驼刺和赤杨灌木丛，还有几处不知谁家的养蜂场，草丛里星星点点散布着不少鲜红的草莓，偶尔还会看见几个大树墩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马车又绕过了一个陈旧的大坝，而坝底的池塘早已干涸，坝堤也被旺盛的荨麻掩埋了起来，至于塘沟里的草则早长得比人都高了。马车惊动了草丛里的鸟儿，突然一对河鹑凄切地叫一声飞向了烟雨迷蒙的天空。回头再看那长满荨麻的坝堤，有几丛灌木里有种叫“上帝树”的灌木，上面开满了浅粉色的小花朵，有如繁星点点，煞是好看。看到这些树，伊威列夫突然想起，原来年轻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来过这里。

“听说，她就是在这里跳水而死的。”突然小伙子说了这么一句。

“你是说赫沃西斯科的心上人吗？”伊威列夫问道，“不是这么回事，她并没打算自杀。”

“不，是自杀的。”小伙子说道，“你想，他多半是因为她拒绝他才疯的，肯定不是因为她的死。”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用粗鲁的语气说道：“又要顺路去看看这个赫沃西斯科，你瞧，马都要累死了。”

“算我求你了，好吧？”伊威列夫恳求道。

在对面山坡的树林跟前，影影绰绰可以看到一幢孤零零的木屋，有一条泥泞的小道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屋子门口，屋子周围是

些潮湿的碎木片和腐树叶，此外还有些老树桩和几株小松树，散发着一股清冽的苦涩味。屋子周围没有人，只有几只黄鹂站在花丛枝头在雨中鸣叫，清脆的鸟鸣轻轻回荡在屋后的树林之中，倒显得分外空旷清静。可是当三套马踏着稀泥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不知从哪儿蹿出一群狗来，有黑的、褐的、灰的，个个膘肥体壮，围着马群吠个不停，有的狗甚至一蹿而起，直扑马首，在空中倒竖着耳朵翻了个跟头最后才落在地上。小伙子愤怒地用马鞭向狗群抽去，正在这时，空中突然打了一个响雷，震耳欲聋，马儿突然受惊，猛然飞奔了起来，只见一棵棵杨树在眼前忽闪而过……

不一会儿，透过树林可以看到赫沃西斯科家的时候，那群狗突然不吠了，开始在前面轻快地跑起来，林子被甩在了后面，前面又出现了开阔的庄稼地。天又开始阴暗下来了。云不知是聚拢了还是分散开了。左边差不多全是黑的，有几丝深蓝色的光带；右边黑白相间，雷声响个不停；西边，赫沃西斯科家的庄园后面，河谷地的一个山坡上，在迷茫的雨雾朦胧之中透着点蓝色，更远的天空中粉红的云彩聚成了山。雨渐渐稀少了，天后来也稍晴一点儿，伊威列夫也不顾身上溅了不少泥点，把湿重的篷顶掀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尽情呼吸这雨后潮湿的空气。

伊威列夫看着眼前的赫沃西斯科的住宅，似乎觉得露茜卡并非像人们所说的，是在二十年前死掉的，仿佛她是活在一个远古的传说中。小河在一个拐弯处悄然消失，在河的上面漂着几叶渔舟。在半山腰堆着的一垛垛干草因下雨而变得潮黑起来。在干草垛之间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白杨树。赫沃西斯科家的房子是白墙红屋顶，四周没有花草没有建筑，光秃秃的，显得非常大，只是门口有两个砖砌的门柱，水沟里长着一些牛蒡草。当马车蹚水过了河往山坡上爬的时候，一个穿着带兜的男式格裙的女人，正在牛蒡草丛里赶着一群鸡。房子的正面十分的单调，厚笨的围墙上只有一两个窗户，而且还非常的小。有趣的是，门口的台阶倒是修得特别的大。台阶上

不知什么时候跑出一个穿着灰色束身紧腰的中学生校服的小伙子。小伙子白嫩的脸上有一些雀斑，一双漂亮的眼睛此时正惊讶不解地打量着来客。

看样子需要介绍一下来意。伊威列夫走上台阶作了自我介绍，并声称要看一下赫沃西斯科留下的书，可能的话会买一些。小伙子的脸微微一红，立刻便领伊威列夫进了屋子。“这便是那位远近闻名的露茜卡的儿子了。”伊威列夫心里捉摸着，边走边环顾周遭的情形，并不住地偷眼打量着这个十分面嫩的小伙子。当伊威列夫询问一些情况时，小伙子回答得总是十分短促，甚至由于紧张和害羞还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一开始他就一再强调，这些书除了在他这儿，在别的地方多少钱都买不到。可其实从他讲话时慌张的语气中一听便知，他因为有人买书而有点兴奋，而且头脑里一定在想，决不能卖得太便宜了。穿过堆满潮红色麦秸的过堂，小伙子领着伊威列夫来到宽敞的前厅。

“你爸爸以前就住在这儿，是吗？”伊威列夫一边摘下头顶的帽子，一边问道。

“是，是，这儿，”小伙子急忙答道，“应该说，当然，不是这儿，他们一般待在卧室里……不过，当然，他们也在这儿待过。”

“对，我知道，你爸爸他一直有病。”伊威列夫说道。

小伙子突然恼火起来：“有什么病？”他粗声粗气地问道，“这全是谣言，他的头脑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只是喜欢读书，很少出门罢了……请您不要把帽子摘掉，这屋子冷，我们不在这屋里住……”

前厅的窗户只是用报纸糊了糊，温度的确要比屋外还要低点儿。由于外面的乌云使得屋子里感到有点儿阴郁。在窗台上放着一个树皮编制的鹌鹑笼子，突然地板上有一个灰色的小袋子一跳一跳地动了起来。小伙子躬下身抓住小袋子把它放到了一个长条凳上，